

棋里众生相

□苗连贵



下象棋，旧时闻巷、乡间瓜棚豆架，无所不见，夏日尤盛。在市井层面，象棋之于围棋文雅的“手谈”，更多俗趣。

当年我所居住的小巷是一条古旧的陋巷，居民多匠人、贩夫、引车卖浆者流，文化不高，无甚雅兴，但大都爱下象棋。闲暇时光，街前屋后，房檐树下，对弈者比比皆是。如今，虽然新奇娱乐勾走了年轻人的魂，但小巷中上了年岁的仍醉心于这传统的玩意。

我的街坊有一对被称为“臭棋篓子”者：二人年相若，五十余；习相仿，嗜棋如命，周末，巷口那株老柞树下是其纹枰搏战的战场。言其臭，自然是指棋艺粗疏低劣，常出错着，棋臭。其次嘴臭，因手上功夫欠佳，故借骂以虚张声势，粗言鄙语迭出。其三，两人不战则已，战则“马拉松”——二人棋力相当，却又互不服输，较上了劲，便一战再战，常常从日中下到日落、月出，棋盘从树下移到路灯旁。作为记录输赢的“正”字，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两长串，直杀得昏天

黑地，错着连出，兀自不依不饶。棋下得臭，嘴又不干净，时间拖得如此之久，岂不是“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”？鉴于以上三条，称之为“臭棋篓子”，当不为过。

两人还有一共同嗜好：都爱杯中物，尤喜酒后对弈。也许借着酒劲，行兵布阵，征战杀伐，更痛快淋漓。但酒后也有不妙时，即藉酒后的冲动，棋往往臭得更凶，嘴骂得更臭，肝火亦更趋旺盛。终于有一日，两人由棋战加舌战演变为全武行的拳战，棋盘忽然被掀翻，棋子滚满地：将士相乱走，车马炮奔突，众兵卒溃逃……两人怒目而散，临别声言：再与对方下棋，把两只前脚爪子剁了！

孰料，夜半有人起来解溲，看见路灯下两个老家伙在地上来回寻觅什么，正是俩“臭棋篓子”。原来两人棋瘾没过足，未分出胜负，心痒难耐，夜不能寐，竟不约而同捐弃前嫌，要求连夜续战，非拼到你死我活不可！

下棋，不赌金，不赌银，就为争胜。

梁实秋说了一个战争环境下忙里偷闲的“段子”：二友下棋，警报作，不动声色，俄而弹落，棋子被震得在棋盘上跳舞，外面，烟尘四起，屋瓦乱飞，其中一个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，被对方一把拽住：“你走！那就算你输了。”瞧这位，炸弹算什么，输赢才是大事呢！下棋可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下棋最不容通融的，就是悔棋。还是梁实秋，说屋里有下棋者，久而不闻其声，好事者排闥而视，闥不见人。原来两位棋手在门后扭作一团，一人骑在另一人身上，夺命般在他口里挖车呢。被挖者不敢出声，口张则车可能被挖回，挖回则必悔棋，悔棋则必不得胜。为不使对方悔棋，这位趴在地上的老兄便死死噙住车，不松口，不让他挖走。这，实在憋得可以！

下棋，旁边也常有观者。《闲情偶寄》里说：“弈棋不如观棋，因观者无得失心。”看人下棋，按说云淡风轻，坐山观虎斗，无关己事。然而不然，观者绝非置身事外，观棋不语，憋在心里难受，几乎就是痛苦。见人错失好棋，嘴里“啧啧”，连声惋惜；见人要入陷阱，再不吭声就是罪过了，但结果往往不妙。还是清人笔记，说两人对弈，旁观者多嘴，弈者大怒，掌掴之，其人痛极却步，右手摩脸，左手犹遥指棋盘：“还不又士！”挨了巴掌，抚着热辣辣的脸，妙在仍不住嘴，其情可怜可叹！我们巷子里“臭棋篓子”之一，某日也曾将人一掌推个四仰八叉，那人爬起身，拍拍灰，依旧蹲在一旁，额抵棋枰，忍不住仍要“出谋划策”。如此“无怨无悔”，你奈他何？

街衢巷闾，鸡村野店，象棋世态，着实令人一掬。

这32枚棋子，两千余年，不知诳住了多少人。象棋于生存、生活无任何功用。但这世上倘若少了它，会失去多少声色！

老街记忆

□沈艳

竹城的那些老街，于我来说就像一张张不褪色的黑白照片，静静地呆在城市的一隅。它装载着浓浓的乡愁，镌刻着竹城人无数的记忆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变迁。城市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日新月异地发展，跟随时代的步伐，竹城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高楼鳞次栉比，马路干净宽敞，交通秩序井然，街道绿化优美，夜间霓虹耀眼。街道上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，一片繁荣景象。蓦然回首，那些老街可还在？

我曾经的母校就在老街深处，那里的老街陪伴我度过芳华三载，那时的点点滴滴犹在昨日。如今，尘封心灵深处二十多载的老街，就像一位迟暮的老人，静默地看着这个城市。又像一棵老树，虽历经沧桑身躯佝偻但却更显苍劲，独自守着日出日落。也许它也不知道，在这样一个追求变化的时代，在这样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小城市里，哪一天它就会拆除消失，然后，渐渐被人们遗忘。

或许是念旧，带着一份复杂的心情，想再去看看她的模样，想再去摸摸她的老墙，再去触碰她的脉搏，再去找回从前的一点点记忆。可时光荏苒，物是人非。眼前的老街也许还是竹城从前最初的模样，与老街相连的有许多宽窄不一的巷子，一排排老屋并排于小巷两旁，墙体斑驳，部分已经脱落，透着幽幽古老的气息。电线如蛛网在老街穿行，木格窗户的颜色深得有些发黑，精心雕刻的花纹还是那么经典，但已布满蛛丝出现些许裂痕，只有陈旧的木门上今岁新贴的对联显出一丝时代的印记。许久不曾住人的那些房屋的墙体上长满了青苔和植物，老街大部分总在

修修补补，有些木门已换成了防盗门，半层木板房已改成了砖墙。

穿过一条巷子，转角处，几个小孩子正在追逐玩耍，不时传来一阵清脆爽朗的笑声，不亦乐乎中，一个小女孩与我撞了个满怀，当她抬头望着我时，小手拉着我不停地道歉，“对不起阿姨”，然后很热心地问我找谁，去我家坐坐吧，突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接着跟来一位老人，慈眉善目，面带笑意，老人很热情，请我进屋，忙着端来一盅薄荷水叫我解解渴，老街里的人虽不多，但这种原有的淳朴和热情依然还在，让人暖心。

老房子里住着的大多是些老人和小孩，除了周末有孩子的嬉戏声外，平时老街都显得格外安静。这里曾经也是竹城的繁华之处，每天人流如织，商人的吆喝声，购物逛街者的嚷嚷声，在岁月的长河里奔涌过、喧嚷过、热闹过。而此时此刻，屋依旧，人已非。岁月静谧，老街在夕阳的辉映下显得特别温和慈祥，或许这才是老街本来的模样吧。

老街不长，但走走停停却用了一个多小时，如此慢节奏，我也是为了让老街最后的模样定格在脑海里。或许老街就如年事已高的长者，在不经意间，就会随时光流逝而去。

走出老街，街口有一座老桥，老桥旁边有一棵老树。老树依偎着老桥，老桥依偎着老街。老街、老桥、老树，就这样互相依偎着，一起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，一起守着日出日落，宛如一幅时光的画卷。此刻，若能沏一壶老茶，和这老树、老桥、老街品茗笑谈，该是何等的一种惬意。

父亲教我写对联

□王晓林

父亲生前写得一手好字，尤其是毛笔字，让我终身难忘。每至岁末，父亲都要忙着写对联。在我的老家，庄户人习惯把“对联”叫作“对子”。除夕夜，家家户户美滋滋地贴上对联，沧桑一冬的农家院落，才会春色满园关不住，笑脸迎春年味浓。

吃罢团年饭，堂屋的八仙桌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父亲就开始写对联了。先是叫我和弟弟依照门框的大小把红纸裁好，然后才折叠铺展书写。自家几副对联还没写完，街坊近邻先后拿着红纸赶来，都要把年的红火用对联来表达，我们赶忙招呼就坐，端出糖果花生等招待。每逢过年，父亲写对联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，甚至凌晨一两点。

幼时的我，看到父亲写对联颇受乡亲们的尊敬。我好生羡慕，心里想着等我再大些，练好毛笔字，成为父亲那样的人，为乡亲们写对联，把年的红火和祥瑞送给他们。可写毛笔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连握笔的姿势都特别讲究，而且写对联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挺麻烦的。从裁纸开始，书写、晾干、分拣，然后告诉他们上下联怎么粘贴。

从上小学三年级起，父亲就让我跟弟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，嘱咐我们站在旁边观摩。初中毕业的那年除夕，父亲想看看我的毛笔字到底练得如何，想到高兴处，让我上场演练一下。平时，在大字本上，我写得有棱有廓、像模像样，可那天，或许是生怕写不好而紧张，或许是围观的人太多不好意思。父亲看出了我的窘迫，右手握住我颤抖的手，我感受到手腕上

一股强劲的力量，手不由自主地跟着父亲的手运行。一个坚挺的“春”字屹立在首位。父亲轻轻说：“就这样写，你试试。”父亲松开了手。我的心又开始揪紧了，手颤颤巍巍不听使唤，墨水滴到红纸上，刺着我的眼。接下来的字，歪歪扭扭，惨不忍睹。一副对联在我的手里写成了残次品。父亲板着脸孔，对站在旁边的弟弟说：“晓俐，你来写。”小弟比我胆子大些，也放得开，写起来倒是行云流水。父亲虽没夸赞，但脸色明显朗然开来。当乡亲们一一拿着对联走后，写对联告一段落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，又开始训斥我：“写字如做人，心要平，手要稳，临危不乱。”我有些似懂非懂，虽没反驳，心里却不同意他的说法，不就是写大字么，哪有那么神圣。

第一次写对联，给我留下了狼狈不堪的心理阴影。此后每年写对联，父亲再也不给我机会写，也没再让弟弟写，这样做应该是给我这个当兄长的留点面子吧，写对联成了父亲的“专利”，也成了我内心的遗憾和心结。

父亲去世后的这十多年里，每年我都是带着恩师刘宏万帮写的对联贴在老屋的门栏上。心里想来，父亲为乡亲们写了一辈子对联，如今自家的老屋贴的对联还是请人代劳，真是愧对父亲的在天之灵！我暗自许诺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写上对联，贴在老家的门上。因工作等原因，时至今日我仍未实现这个愿望。或许待到退休后，才会弥补上这个遗憾。